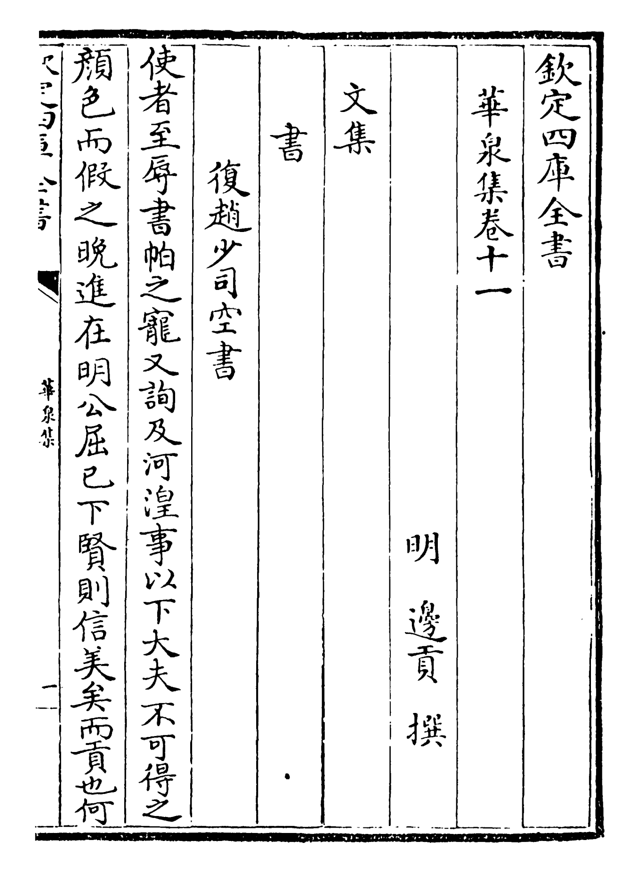


集部



華泉集卷十一

明　邊貢　撰

文集

書

復趙少司空書

使者至辱書帕之寵又詢及河湟事以下大夫不可得之顏色而假之晚進在明公屈已下賢則信美矣而貢也何

人也敢當此哉雖然業承問不敢不以對也夫河自周定王時南徙以來水失故道兖豫諸國瀕沮洳之苦亦已久矣今欲不與之爭利以順其性如古聖人之為詞未殫而人將齺然以笑其迂也而增庳益廉繕完故堤又恥其勞費無已而數有害焉此漢人之中策不得已而不可不講者也明公曰朱仙鎮草廟店之二渠者欲疏導以殺之此豈非漢人之中策歟史載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豈非

朱仙鎮草廟店之二渠歟嗟乎此戰國前故道也而明公亟詢焉此其見顧不遠哉夫欲治河而不濬其委不殺其衝求水之無怒不可得也欲濬其委欲殺其衝而不于上流治之求水之怒分焉亦不可得也而今之上流者將止于前所謂二渠者歟抑不止也夫不止于是猶有可言如止於二渠則鑿其淺疏其壅而已矣平時治堤歲且萬計以增庳益廉之用為鑿淺疏壅之圖其勞與費固亦不相懸也而奚憚此哉明公又曰山東羅

河患歴七八歳閲三四人莫之治也仁覆之恵如春焉夫豫之地猶魯之地也而魯之民猶豫之民也彼堂室井竈方魚鼈之與居而此以胼胝為愳愚者知其必不然矣惟明公裁之渡河而周覽焉而我中丞蕭老先生衷許兩大巡以及臧孫陳三宣政如明公所示以為故舊云者與達開濟皆臺省之選也咨度之下豈無所以副獨智之慮成高世之功者哉而貢也腐夫也又晚進何足以語此敬因使者之反命也敢謬對焉惟明公裁

之幸甚

復張憲副書

貢踈鈍無似叨祿名邦侈然于學士大夫之上者豈非明公之賜之也耶貢之捉荆也以久居閒曹不識吏事荷明公優容之教育之汲引之懇懇劇劇即父師之於子弟不啻過矣此恩此德何如其圖報之而令器三公子俯就例貢乃甚不難爲之事也而又重之以明公之命耶貢之揣告於諸有司學官也其一曰童子入學不

得越境告擾違者有責盖以為退之多不若進之少耳其二曰凡學鈌廩膳二增廣三申請定奪盖地近則調取考定地遠則懸鈌以俟為諸士進脩之困耳其三曰凡本道所批詞狀戾於教條乖于事體者即係詐偽必須申呈待報方許施行盖欲一諸有司學官之心且以堅貢之志耳令不能守無乃與前約背乎夫背前約而許其越境以告且收附焉業已有愧于諸有司學官已矣乃又不試于公不校于衆而遂以增與廩者加之此

將何顏以臨于諸生之上也矧中州達官顯人不為不衆一開此途則附者將執以求增而增者將執以求廩一有不遂必將指名而告於人曰吾無吏部翰林以為之兄無憲使以為之父也吾安敢望彼哉夫貢病夫耳即使其議焉慫焉劾而遂焉是分也而吏部翰林兩執事者道德勲業炎炎然如日之升焉乃以幼弟之故為人雎黄豈利于百金之費哉竊恐明公愛少子而蔽于此也籌畫展轉凡三日焉與之以附學而聽其援例雖

等級所拘似若不能為明公財物之省焉者然息爭端而免浮論恐所得者或在此而不在彼也惟明公察焉幸甚

復同年魏中丞書

承遣使者來示音教憂及西事是子牟之心矣抑吾兄有祖之風焉敢不敬乎西事議河南京班軍五千名於洛中駐劄候調乃發未知畢竟如何大抵關內之請夏曹之議皆以降人口傳將有大舉故為之先計耳又承示

及張氏二生入學一事昨孝伯先生以其季子來試其文可賞也即不得援例亦作養可成者第欲進增廩之階以與省嘗以啟對不敢奉聽焉今茲二生固猶孩提耳破與對咸未之知比之其季子何如也鄰之赤子與兄之子之不同此豈待知者而後知耶前時辱華翰諭及諸親友童子侍愛僕方尊命令收二生奚獨靳于鄢陵者耶若論其極即吾兄之子亦須以文試之盖恐負議于衆人為同年之累耳然弟之意謂養士之道孰可

疏馬亦孰可親焉視其文而已矣苟文焉疏亦親矣其不文焉親亦疏矣唯里塾必羣試而仕路或散收斯二者之分也然散收者非必親蓋以其期會之難逢羣試者非必疏蓋以其鄉土之恒在初曷嘗容心也耶弟不佞承乏貴土學既不足以率多士然與之約而又不能守焉雖兄之謬愛過與其亦將以曲赦之乎否也使者旋敬此反白想一覽之餘大笑而擲之已矣不盡

答黄文選書

辱示書以古之人交友之道相責勤勤懇懇反復不置拜讀豈勝慙悚孤不肖孟浪人也不識事又在幽憂之中居荒僻之野伍木石友鹿豕豈惟無所見聞即有之亦復何能有裨於執事也執事盛德高致虛已納善凡今嚮道之士孰不願言于左右者顧復遠求規益于千里之外耶矧孟浪如不肖孤不識事如不肖孤無所聞見如不肖孤且不棄焉非盛德高致虛已納善何能若是也人皆有言曰選部者人才之司命夫所謂司命者

豈非以其能進之能退之也耶進退之目有四曰拔庶去貪奬恬退抑奔競而已矣夫廉者多不理于口而恬退者多不見知於人奔競者多浮譽而貪者時賂權貴以求免此舉世知之舉世言之者也知之矣皆諉之曰是選部事也是其司人才之進退者也而弗行焉是選部者之責也執事所居之位每患不得其人得其人矣或者太宰弗相知之知之弗相同也猶可諉也以今遂翁為之太宰執事為之選部是千載一時矣審之真行

之決固野人之所翹首焉者也幽憂之中罔敢自嘿惟
焰察之不宣

上王虎谷序

辱憲車下臨鄙鄉鄙鄉幸甚而其也竊聞之下隱之通
戶禁之弛也廨道之塞私門之枉也盖吏畏而民便之
矣鄙人實有私忭然三月不敢以奉書稱賀者避新令
也顧有情事不敢不白於左右惟執事鑒察焉先冢宰
恭簡尹公之父為泉州君泉州君生三子長曰昂次為

恭簡又次曰昌昌者且卒無子恭簡生侍講侍講生中書君昂昂生鸞鸞生潭潭娶鄙人之姑生三子曰光大光表光明是光表視中書君為從叔視鄙人為外內兄弟也三子少孤不閑于教光表嘗在學充弟子員以目病在告不意其又不立而致陷于刑辟也蓋中書君仕于京其佃僕有陰私者是子往往欲發之僕甚銜而莫之與抗其鄰之子諸遊食者謂之曰僕且恩矣乃相率而從其所欲為僕將反其前日之銜也執而訟于公下

之主衛僕又假中書君庶母陸之命屬主衛主衛者甚苦之將以盜論其母莫與解也走京師見中書君母子哭甚哀中書君母子亦哀之故以書白執事夫以光表之不立鄙人實憾之雖隕沒無恤也顧在中書君視之迺同居卑幼是獄也實比之匪人亦正其擅財之罪而已矣以為盜首不亦重乎則不惟為寒門辱雖中書母子亦不忍也雖恭簡公父子之在九泉亦不欲其子孫有是名也伏惟執事鑒察焉亡祖治中嘗受愛于尊甫

相公而鄙人得侍教者十年于茲雖不及數奉執事之周旋然執事之所以謬愛鄙人蓋甞屢聞于白巖之口矣卒爾敢布腹心亦惟是之故不宣

答同年羅侍御書

伻來承示誨劄感感比其歸欲附報書以不知館所而彼又不再至遂不得附報書彼反命必將曰往而莫之值也索而莫之應也是二者有一焉求執事無怒不可得也書所論甞詢之邇者順德守致政去太宰求以代之

所司有語及執事者而宰有難色則不惟見之色也而且有言焉夫以執事之才且賢朝之人莫不知也何獨至于宰而疑之是必有故矣且宰于執事則父之執也執事之于宰則是其子之同年而同年之子也是三者皆世講之好也宜其先衆人而知執事之才且賢也今乃不然予故曰是必有故也夫所謂故者我知之矣凡人之不見取于上者有三曰有譖而棄之有忌而抑之有銜而惡之執事與宰有前好必不銜宰君子也必不

忌無乃譖之者衆耶其譖之者有二曰非銜必忌也忌之譖者其辭巧以誣銜之譖者其辭深以隱貢聞執事之清戎也法嚴而明人無遁情則下吏之銜而不免也又聞執事甚重于公實公實之來於北數以執事之才且賢言于朝則同官之忌所不免也嗚呼市虎成于三人曾參之母亦且投杼馬況執事於宰別已十年而又居數千里之外耶然則無怪乎其有疑也古之人有言曰禦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執事固無俟乎自脩

者然亦曰毋深辯而已矣譬之羣犬爭吠于庭愈擊則愈吠捘杖而去之頃且息矣入春病冗交遊處寡問訊附便草草不盡所懷希鑒亮

荅周北渚書

昔人有夜寢者覺而聞壁間有聲聽之纚纚然旋也叱之則對曰我者乃符也問之曰胡不于戶外曰外有鬼又有人暮行失道過叢祠天雨且黑狐長鳴不休野燐熒熒散亂左右因大恐疾趨後有追之者曰幸我待幸

我待抵郡中當以符報若其人以其為鬼且厲巳也恐其近愈益疾趨追者益近回眂之頎然羽人也問之曰予天師耳是二事者甚相類聞之者莫不笑之也其笑之者蓋曰所貴于符者以其能以辟鬼也而天師者又符之所自出者也今不惟不能辟鬼而反辟于鬼是烏用符與天師者為哉鄙人從大夫後十有餘年有父不能以養而使餬其口于厲門三年矣雖政不及于古之人然未敢以病民而外不免于監司之辱内不免五百

之罰鄙人之力葢可知矣京師之士人有以醫名者其門如市也予往叩焉出見之僅能步跹然羸也予甚笑之葢未有巳不治而能治人者也大兒至予適病瘍在告朝籍之不通者一月矣不敢以出即出亦羸醫耳天師耳辟于鬼之符耳于執事事何能為故大兒之歸也草草布意若執事之詳悉顛末彼自能道之矣不宣

與臧中丞書

昔者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終始數百言大要不過曰

旌别淑慝而已繼之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蔡沈釋之謂如没世旌表門閭之類然則今之牌坊也者豈非表厥宅里者哉夫周書所旌特淑者云耳今之曰貢士曰進士曰藩臬官又淑之淑者也故為之牌坊焉表而彰之俾慝者觀焉古之道也仰之董子家玉田故有牌坊今圮且敝有年矣夫其圮且敝既已有年豈非保釐者之責哉董子于明公鄉人也僚友也由貢而進由進而藩臬是淑之淑者也而玉田在畿甸為東郊適明公有

保釐之責而又有畢公之賢吾知玉田之人有所觀矣
敢以為賀不宣

復劉五清太史書

荆南之别屈指數年于玆豈惟執事拳拳下懷鄙人鄙人之心亦未甞一日不在執事側也使來于梧山老先生所見之恭審文侯清佳甚慰及見疏草尺牘深切感嘆中間致悠數端之説尤盡事情可謂言曲而中者矣令天下藩臬率相謂曰錢穀者人所趨刑獄者人所避

視學之職淸高貴重莫與爲伍豈知難處有如是哉貢踈巽人也數端之患無不合者矧直道而處如執事耶信矣抑玆踈也進不如止其說有三執事之履信之于人人非謗可損一也越人觀之則有求者謂我許也無求者謂我誣也必益怒以譁二也假手者之權要不有言則已矣使有言也則玆踈不足折何者數其事而未嘗指其人故也三也故曰進不如止者此也曾石峰同年輩計之所見不異故敢屬來使俾反之浙中靜以俟

馬假手者之權要苟有言吾明指而徐折之未晚也語曰同病者憐同憂者歎鄙人不肖無以望執事然幸同官且同志而又在同榜之末故不敢視執事為越人馬惟亮之恕之幸甚

寄戀軒先生書

昔者第五倫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其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恒自語人以為私貢之私令適不幸而有類于倫也惟先生察之先生自去春東歸及今

且歲半矣凡先生之起居動止未嘗不悉于耳也又未嘗不納喜于心以自慰也而竟無盈尺之啟通于左右者無他愧之也何以愧負于先生之門也始先生講道東樓之下誦孔子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蓋視予猶回也乃先生解組貢不能從以歸而依依斗禄以苟晰夕是果何為者哉貢故曰負愧于先生之門也皇甫規以不與黨人為耻上書自訟而貢也未能效之豈直回弗若耶徒以二親在代愢貽其憂

强顔班行耳居恒欝欝如有所失言之可悲每鄉人還
思一倚閭展紙輙復棄去知寒温之常談不足塵也貢
之志比于第五倫蓋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者也惟先生
察之

寄盛方伯書

魚丘驛驛丞陳瑠者石峰子同母弟也獲罪侍御王公
臺下危厲莫解石峰子始憂之巳聞執事在則又為之
喜而且慰何則包荒之象公旦所取巳甚之事尼父不

為知執事必有以處之侍御必有以貸之也葢侍御之子曰家士者去秋大比嘗見拔于石峰此童公之所明言侍御之所明知者也即使其拔也以其文然于家士不可不謂知已也矣夫士為知已者死雖古之言家士引之為謝啟焉彼福我子我禍彼弟斯報施之道乎非也矧所獲之罪實載鬼之疑葢始也由揭帖而研審之事以生終也由研審而刁詐之風以起刁詐不遂訐告乃行嗚呼悲夫一夫之贓至于五百則鞭撻之苦需求

之繫非一日矣昔奚忍而今始發乎一夫如此衆夫可知彼魚丘者既稱大驛則非一夫矣奚衆忍而不忍乎非刁詐而何也且瑫在東省驛丞中勤慎有聲事多倚辦有能文之譽有發奸之才衆口稱馬使其賄致而勢要之則一公二公可也安能掩其羣目三月五月可也安能至于四年令誠受若罔墮若計據証數而必于取盈則彼有鬻子女貨器服以償之耳鬻貨之不繼則又将分乃兄之篋割乃兄之俸未已也何者有手足之愛

則必同榮辱榮辱之情同則憂患共之矣豈有弟遭網羅其兄談笑而道之者耶令石峰子語人曰吾愧甚吾愧甚吾不能豢吾弟而使餬其口于卑官又不能蔭庇之覆露之坐視其罹梏桎陷穽而不能以拯也吾何以為兄也言已泣數行下嗚乎悲夫石峰子手足之愛不薄也執事之于石峰友也異形而同心者也聞斯言也亦動色乎否邪況石峰子者于侍御有僚采之誼于其子有師生之恩使或聞之必不忍戹其弟于險難矣昔者

魯婦垂泣于亡簪楚君反轅于踦屨前史賛之夫簪屨微物耳豈其人宴且啚一至是哉盖久處之故不忍相遺也執事幸哀憐之見侍御或一言焉使其謝秩以去則是屋方燎而遇雨也厥惠不淺矣若乃收覆水于峻原完毀璧于烈熖則是二公者大造之仁也僕不敢請亦非石峰子之所敢望幸哀憐之不宣

上臧中丞書

平谷之西郭民居輻如盖邑之貨廛也而外無郛所從

來遠乆矣冦至則驅羊馬載錢帛縶子女若曠墟然以去去則又火其屋室與其器之不能携者罔所憚職弗險之設也監司者議保障嘗檄千夫長督居民邪焉而民弗率貧者曰即冦至吾一身易匿耳督之者又弗力卒罔成功嗟乎天王以肱股之地畀之監司固捍禦是寄也誠于此時擇一良屬吏如大梁西郭狀督之邪奚不可者即不可則于民舍之徼崇其閈閎固其鍵鑰如河内之列邑亦庻幾焉夫河内大梁寔明公子民之郡

宣化之藩也豈忘之哉彦聲王子家于此竊閔憂之願白之明公恐議者不察將遂以爲爲巳也托之鄙人鄙人闇不通于大計然側嘗聞之矣昔日靖郭君請城薛閔王之左右曰不可嬰之城薛也以爲巳也而非爲齊也民弗率曷巳乎靖郭君曰嘻甚矣左右之𣷭也夫齊之有薛猶室之有樊垣也而隣于楚一日楚兵至王無薛亦無齊矣閔王曰善卒下令許之城平谷者監司之齊西郭之郛平谷之薛也而明公之明且斷顧豈下閔

王哉顧無疑焉則非獨彦聲之大幸也

謝劉相公書代作

其閑之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古人臣之道也而今進退惟憂者舍執事其誰哉執事之去相位居山林者凡六七年于兹耳不聞天下之事口不道天下之政足不履禁庭而身不曳朝紳凡當世之可否不關于休戚也久矣邇者天不福庇中土旱魃為虐赤地千里民卒流亡皇上簡命守臣伸濟民之

義竊怪執事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何有于自贍也乃慷慨出百金為民救焉於執事何與焉蓋執事之盛德盛心不能一日不憂在朝廷憂在天下于此有以覘見之矣況今日之舉義舉也宗卿元老之家固一方民庶之所取則彼懷藏而深匿者慕義而興聞風而起實自執事倡之豈以身之進退為念者哉其濫守一方不能宣暢德澤上回天心下撫庶姓仰執事憂時之心竊有慶焉敬托守道之官布腹心于左右以伸謝悃惟照察之

不宣

上羅太宰書

邇者白樓吳老先生簡在帝心進貳宗伯部檄遠至行李届途伏以别必有餞餞必有詩詩必有序禮也亦例也竊計相公之于白樓同年同官志孚道契而又居百司之長于其行也文以贈之必有不俟下官之啟請而後興思者也敢擬故事再拜以聞倘不靳燕許之筆而軫念顔仲之情垂賜片言以冠于羣公之首則豈惟下

官輩之光感而已哉其白樓實有榮焉謹具菲儀隨啟

瀆進仰布䴥鑒𠃧𠃧

上毛相公書

秋暑熾盛恭想天佑元老台候萬福在理有必然者不待詢之于道路也沈醫還傳示書教一通拜讀恍然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知明公之于下官所以噓引而全成之者情至厚而惠至大也感頌德音何有窮已貢伏自念在汴四載坐身病母衰之故竊食曠職取譏清

議爲鄉里蓋荷明公周芘之曲護之得逃避于幽黙之中典爲幸多矣敢不自量而復有他望哉所以憂居之三閱寒暑未敢數通名姓于台席之下者雖自揣之心亦自愧之甚也近者釋衰之餘忍恧强顔飾鄙陋之詞道疇昔之眷以謝罪于左右遽辱俯荅恩禮有加豈非推念先君子地下之愛以及其子哉蓋不遺故舊者君子之用心而不棄小才又宰執之恒度矣違離道範數載于兹豈不欲侍春風之坐親霽月之光也哉顧貢之

于家也有不可離之勢有不能離之情而又當不敢離之時是以遲徊瞻戀未之能決焉耳夫以父執而在相位斯千載一時矣有可乘之勢無難通之情今固如斯是病風喪心者之不為矣而貢也不喪心也不病風也况乎借祿餬口以官為家又中世士大夫之所不能免者敢欺人欺世而曰吾將希恬退之迹步高尚之武耶委曲之私不敢徑達敬托希引口一宣焉惟鈞聽之下少賜裁察則受愛多矣不宣

與王燕陂啟

不親道範者十有五年不奉教旨者亦十年于茲矣瞻仰馳泝之私惟此心自知之亦惟可自言之耳筆之簡牘不幾于飾說乎雖然亮吾兄之于鄙人固將有同焉者矣灤江來首詢起居知納萬福又得奉讀新製一序二詩恍如坐我春雨之亭而與對山笑傲晤語于草野林下也馳泝柰何瞻仰柰何鄙人渡江以來水土罔習濕病連作銫縶株守學退景增日引二雛嬉戲亭畔書

蠹硯涸真成素人殊無足為故舊報者可慙也又可憫矣屈指舊好亡幾何疆異域殊水隔山阻何時接膝宣此欝懷臨紙惘然惟有惋嘆不盡

復邃庵先生書

先世詩文草計十有二冊癸未夏藍君王父實托鄙人以脩葺之一則坐其叢雜無序脉絡難尋二則坐貢冗懶多病意緒荒落暇日披檢輙多中輟藏之巾笥且兩年矣頃遵嚴教極力整頓真若理亂絲之紏結也各依

體製釐為六卷名曰戸曹張伎陵集繕寫成帙附呈台矚其所謂叢雜無序脉絡難尋之甚者則姑置之俟能者詳定焉非淺薄之力之所能及也夫以學如光世才如光世不幸貧且夭如光世死將三十年乃其遺文尚湮沒而未顯此非其友之罪邪貢也于是葢有不得而辭者矣外附上卧軸一卷為南中仕者奉和高韻之作而蕪陋荒劣如貢者亦強附焉實不敢自外于門墻也來使陛行百不能致襪履一副奉充登陟之用并附令

器公子者知必時奉我公以周旋耳巳而問之南垣所上曰吾有履焉毅齋所上曰吾有履焉乃知傳曰禮者履也此之謂也幸破台顏一笑

寄徐竹坡書

半生之仰一載之會愛我恩踰師弟子矣飲情懷德孤不肖敢有忘哉廼執事之北也適與子文有五夕之談既過于勞復傷于酒平時痰眩之疾頓爾發作身壯熱如火蒸兩目視處赤光閃爍頭暈心怔耳轟轟聞旋磨

聲矣纔𦗟去即如墮深窟中輙驚以醒醒即汗濕衣被如是者凡五夕焉是以不能拜于臺餞于郊以伸感謝所以報之者亦淺矣罪可言哉罪可言哉盖不肖之于子文也少同師長同年而又往來有文字之好一旦邂逅于久别之餘誠有不能自已焉者雖于文亦自不覺其留連之久也此情雖托谷生面達致恐言之不能悉耳執事其亦亮察之乎否邪旬日以來尚在牀榻且值敝城時事汹汹意緒棼亂如浪萍風絮殊不能堪人便

敢以腹心上布惟執事矜而恕之萬幸萬感然得德州所惠手教則無任慰藉矣

與王白泉書

自吾子馬首既東之後居恒欝欝如失左右手也孤則以為去新歲不遠見吾子亦不遠矣何也以臨别之約信如四時云耳已而新歲至止子竟不至止其欝欝也如失左右手也愈益甚于吾子之初别也柰何柰何東人至聞道體康嘉旅懷泮渙深慰懸想又聞鏡臺之妮

東牀之眠雀屏之好有昔人所不能兼者嘆羨無已嘆羨無已此中二尊人萬福消息日得之于正夫之口佳兒豪遊之志既償佳婦歸寧之願且遂古所謂雖有離憂其志樂者非吾子之尊人也哉趨庭之步倚門之思幸勿回戀恐拂天和也入春省下初寒數日不解卧殍滿途可憫可惻孤竊嘆曰至和者陽春也至信者四時也四時且不信矣矧人乎哉

又

令弟傳玉語下取經書文字及會試録諸書孤不信焉其故有四不暇一也不待二也不必三也不曾四也肥醲飫心珠翠炫目晝便登嘯之遊夕伴過從之讌尚有餘功到筆硯邪故曰不暇取也詞追雅頌義契孔顏出胷中之緒餘淑館下之諸子是子之所優為者耳故曰不待取也縹帙山堆牙籤鱗次考六經而周鈇稽列史而並存又武氏之架上物矣故曰不必取也卬雖匪德子實謬取家信動千萬言曹生獲二三策豈無數字以

及我哉故曰不曾取也不信之故有此四端是以入書室而遲徊對使者而猶豫將撿發而中止云耳惟摘錦一書吾子物也即子不索亦當奉還蓋恐久假不歸且得罪于孟子已矣況吾子哉若所取之命果出子口願附優復一言焉知門下問安之人無虛日也不盡

與元司馬書

貢久違道範深切仰瞻前冬櫱戟甫臨舊都下官適有進箋之役摳趨之願徒抱於中而旦夕之間即成阻越

悵惋深矣繼緣多病過里因循歸棹後期駸入歲晚兼程南來誓將請盃以畢始願不圖部牒適臨悵焉改路邅迴柰何到官之後盜賊盈野流離載途溝壑之餓殍城市之丐夫枕籍肩摩良可悲痛由耳聞者言之東南之災江北為甚由目擊者言之江北之災滁州為甚醉翁之亭瑯琊之寺相去咫尺入山兩浹旬尚未能一駐足也時與勢可知矣且公宇坐落城外無所於保胥徒火家之類晨朝銜坐回風報巡尚為防守之人夕暮被

執刼掠居民者即半在其中矣豈不大可寒心也哉昔稱樂土今為畏鄉柰何柰何值兹窘迫方圖控言寺吏西旋蒙擲教翰兼之文綺登拜奉領慙感並與顙此啟謝并具菲幣新書用展不忱伏乞台照不賜麾斥萬荷萬荷

與劉南坦戲述

午睡初醒回想禁中觀雨之樂宛然在夢蓋三十三年來一奇事也松皐老兄出之太早頗成悵恨山陰返棹

不獨王子猷哉兀坐東堂啜桂茶二盂餘困未解露頂
坦腹仍復高卧是時也庭潦近堦行雲落影紅葵碧草
與踈簾相映九衢塵土之中有此三品隱士尚敢謂淹
滞邪方取五栁先生傳朗誦細繹而吾家小工部者携
木屑一筐新瓦數片忽來葢屋已而登床摩足挽鬚索
桃索杏雖舐犢情深嗔喝未忍然清興則太阻矣恐未
可敵顧雨之樂也因遣僕子致壽春之禮漫爾及此共
發一笑幸有以復我焉不盡

復陳仲虛啟

狄子者武人也讀文移不識句讀傳一慕以為美夫豈知樵談之愛又豈知老泉子之愛耶使子應之則為暗投使君應之則為掠美斯二者皆非矣故來教不敢造次奉焉狄子者未嘗不予焉識也今不予取而假手于君亦大可詫駭矣此子之于來教所以不敢造次奉焉者也幸為我報狄子曰樵談之所貴者位其位也事其事也將不審勢又不審敵斯蘇門之罪人矣又焉用二

書者為哉若曰君用之則敬當馳上矣

與俞大參啟

日者視字赴司不意途中為周守要留沽醉而入且聞之從者言執事亦復治具鄙人竊恐不勝杯酌故踉蹌趨出歸即毦然睡矣乃辱以所治之具寵頒惠賜既寤聞之不覺失笑謂室人曰吾不醉歸若輩安得饜此酒肉雖然此顯者之賜也東郭之𦙶可以免矣丁胙之頒時亦在卧室人詫云鹿足化為羊足大可異也予曰諸

侯之庭鹿可為馬則野人之舍羊不可以為鹿也乎哉因大笑復睡去遂稽裁答之文會連日小兒疾熱交作迎醫議藥夜以繼晨又未能拜謝神惠于堂廡之下萬[illegible]萬罪汗上故人寄我山茱萸數兩因想執事藥中嘗缺此品敢用奉獻以申芹曝之私統冀笑擲幸甚

華泉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華泉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䬃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劉天若

華泉集卷十二

明　邊貢　撰

文集

誌銘

明奉直大夫前軍都督府經歷毛公墓誌銘

公諱琦字季温其先姓王氏臨汾人也國初諱皋者始從臨汾來居禹城娶毛氏婦而生子禎毛氏婦病且死

語禎曰爾能嗣爾外王父使勿絶吾將瞑目焉於是禎又隨母氏姓而遂為禹城人矣禎仕為河間衛經歷贈文林郎又贈奉直大夫配桂氏贈孺人又贈宜人是為公之父母其贈也皆以公貴也公生二十有八年而始舉於鄉舉於鄉者凡二十年而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階文林郎為郎者又八年乃陞前軍都督府經歷階奉直大夫為大夫者纔五年則致仕歸矣歸十有七年而卒卒之日為正德癸酉三月丙戌距其生正德戊午四月

乙卯蓋七十有六也配同邑劉氏女封宜人先公一年生又先公五年卒得壽七十有二其葬也則合窆於城西之原其日則公之卒之年九月之乙酉也邊生曰余嘗竊聞之公為兒時業能畫地為字以教其傍舍兒其長也則又能以其經教鄉人其鄉之人之以書傳鳴者皆其弟子也宜有以自異也公退然若無能焉其為舉人則會試者屢也皆不售焉其抑也亦極也而公不曰有司者之過也曰有命焉此其賢何如耶至於其仕也

其上官者則皆武人也公事之弗陵焉亦弗隨焉其掌則居庸之與山海關也有過焉者得府帖而後啓焉又閱也廣也雲貴之遠也襲蔭之牒於是焉證也公一切剗剔吏偽無遺焉有恩德於人焉嗚呼其亦能已弘治乙卯詔選民家子弟尚公主而公之子九思君在首列當是時四方之豪貴之來也𩦡如也有中貴人者語人曰毛氏子誠賢俊吾能軒輊之即弗賄必弗庸也人以語公公曰非吾事亦非吾子志也不為動既又求一見

焉公曰屈身以求富吾不能為也卒不見中貴人中貴人怒乃卒擯棄公之子如其説弗庸始公子之在選也有貴官者見而美之會既擯棄即自往許婚焉公辭曰吾下吏也不敢求繫援也乃又觸貴官怒竟以逐歸人曰甚矣哉毛公之憨也自貽戚矣公笑曰是安知余哉乃後甲子鄉試而九思君竟取高第其進也蓋炎炎然如旭也傳曰知子莫如父非公之謂耶然余又聞劉宜人之歸公也數年無所出謀於姑置庶室焉公聞而亟

止焉後生九成又生九思又生諸女子謂天道無知耶而九思君則又甚賢於公之生也克事之喪也克執之葬也克舉之行也克狀之其狀之事也核其文古也類太史公焉可必傳無疑也故余於志也畧焉然則公與宜人之永也其在子矣銘曰

胡爾弗愜於仕弗捷雖則弗捷駿聲則煠勢弗爾劫戚弗爾讋屢步屢跲匪爾則榮爾嗣業業繩爾世業胡爾弗愜

明贈文林郎藳城知縣姜公合葬墓誌銘

公姓姜諱福聚字以諱行其先高密人也王父明遠始遷濱州王升店居焉娶觧氏生考友才友才娶杜氏生公昆弟凡七子而公行三公故在諸子中有威儀也又耿耿有介行不妄言笑里中人無不敬憚公者然公顧慈惠不刻害見弋鳥輙買放之耕牛死必埋之曰吾以報其勞也於是里中人知公長者爭要結之有事悉往聽處分公少日甞視田行柳浦中見卧者就問之弗言

弟以手揩口公審其暍處然曰傷哉人也徒步走數十里取水救之卧者起再拜辭去不問其姓名其不責報如此乃後為賈於京師聞母病棄其貨走歸家日夜涕泣蓬垢請禱以身代及父病亦如之公篤孝不止此葢其天性然矣乃父母殁則盡以財貨散讓諸昆弟而已獨廉取之昆弟殁又分業諸子姪使有成立諸子姪皆感恩至於今思公無不泣下也公生永樂辛丑四月二十五日卒於弘治辛亥三月四日年七十有一娶雷化

劉氏女早卒無所出再娶王氏王氏者同郡王英女也有容德能女紅又能事舅姑舅姑皆愛喜之不曰有子曰吾有婦焉以事姜公者又有禮焉奚不可謂克配者也生男子三人孟曰佐仲曰時季曰越越長而死時入粟為義官佐業儒乃姜公卒五年丙辰舉進士為蒙城知縣勅贈公曰文林郎如其官贈劉氏封王氏皆曰太孺人矣知縣召入為御史會恩例公及兩孺人者將改封焉而御史乃又以直道忤貴人調安東矣貴人死佐

乃起為太倉知州而王孺人卒其卒也以正徳辛未三月七日計宣徳己酉十二月十日至是八十有三年也孺人有女子二人皆適大族然又有孫男子七人孫女子四人而又有曽孫男子者三人也邊生曰余聞之濵父老言姜公有純行蓋隱君子也而王孺人則大賢方佐在藁城迎孺人養出有車馬奴妾甚貴顯矣當是時孺人二姪者綸為給事中綬為御史赫然朝著門第莫京焉孺人見人恒惴惴弗以耀此其賢奚止優於婦人

而已也宜其子孫之衆多且賢而又壽也鄙諺有之曰
孰種弗穫歸視爾穡孰善弗蕃歸視爾昆公夫婦之謂
矣孺人卒之明年九月甲申太倉君將啓其城北之塋
而合葬焉以狀乞邊生銘邊生之與太倉君者舉同鄉
也又同舉進士爲之銘曰
父斯積也母斯廸也壽斯華斯曷爾咸也綿爾承斯寔
寔者之錫也

潘副使墓誌銘

正德庚午冬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潘公朝覲如京師居京師接待寺遘寒疾七日而卒是為十二月十有一日矣京師人士聞之者莫不流涕也蓋發其行李囊不盈十金焉其後事則皆其屬邑令胡椿汪頵者之經紀之也踰明年二月公之喪歸自京師過江西江西之士哭之者莫不失聲也又踰月始達於江陵江陵公故郡也公故郡宜有宅以殯公以貧故未嘗有殯於村舍則蓬屋蕭然敝矣於是江陵之人無老幼賢不肖過其門

者莫不徘徊嗟悼泣下沾襟也又數月其子光祖始克
舉葬事是爲辛未冬十月矣葬之前一月光祖以其容
覃儒士之狀來請予銘予與公相仕京師相識也且相
愛也又吏於公之土其何可辭則爲之志曰憲副公者
諱子秀字人傑潘氏其姓也生而靜淵寡言爲童子學
日記千餘言鄉長老目之曰是子秀如其名也及長性
復沉毅治易經得易經之隱發之於文潔靜而精微自
學宫同輩以上無弗異之者則皆稱曰是人之傑也可

不負其字也成化丙午湖廣鄉試中式弘治癸丑禮部
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甲寅授職方司主事職方主事
能其官調文選司主事文選主事又能其官進陞員外
郎蓋未幾以母李安人之憂去又未幾而遭其大人之
喪矣喪畢改武庫司員外郎武庫員外能其官如其在
文選職方也進陞武選司郎中尋擢今官而中道止矣
嗚呼公歷官終始凡十八年出入吏兵兩部今所謂兩
部者天下之要樞而所歷之司又皆兩部者之要樞也

而卒之日家無以為居殮無以為具然即是可以知公之在官矣公之仕京也雖歴華要而服食澹如予鄉周進士導居與公隣嘗顧謂予曰與潘子居二年不聞其内人聲也嗚呼是可以觀公之教於家矣狀稱公孝於父母其問寢之勤也視膳之周也執喪之哀而侍疾之憂也又稱公兄弟之友也朋友之厚也是固其章章者可弗著著其間者細者而其餘者咸由是觕矣嗚呼若公者可不謂之彬彬君子者耶遡其生天順癸未夀纔

四十有八而其仕又若是止矣嗚呼公之於天抑所謂不得其恒者耶是則莫可喻也按潘氏由公而上曰志澄者任江西太和主簿以公貴封承德郎吏部文選司主事是為公之大人曰必文曰太忠曰伯勝者皆不仕是公之高祖曾祖祖也由公而下以光祖榮祖為子以戸部郎中劉悅女為長子婦以儒生王臣龔官馬伯福萬志高為四女子丈夫而其子若女者皆公配張安人出也安人江陵宦族女鄉里以為端懿淑慎克稱壼德

云銘曰

秘之淵如發之川如曷任弗勝曷嫮弗瀦巍巍學宗江西是崇既端其政亦美其風彼寘者樞嗟孰秉之有斐人斯乃弗永之永與之原厥壤斯厚厥懿孔良萬祀弗朽

張勲衛妻游氏墓誌銘

正德戊辰春正月某日錦衣衛勲衛張㑹妻游氏卒卒二十有六日而葬葬之前十日勲衛君來委予銘葢君

之繼母尹為吾鄉太保吏部尚書恭簡公之孫前翰林侍講舜臣之女而予仲姑實婦尹氏故勲衛君視予猶尹氏分行也銘豈可辭游氏諱芝世家淮陽祖傑為錦衣衛正千户父泰為駙馬都尉母為隆慶大長公主年十六歸勲衛君勲衛君故梁人皇明開國功臣河間忠武王之玄孫靖難武臣定興忠烈王之曾孫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之冢孫也父鋭娶錦衣衛指揮使孫瓚女是生勲衛君君生七年而喪母又七年而孤又八年

而冠始卜游氏而委禽焉方是時兩家門閥赫然京師也游出無侈容入無怠行張氏無少長咸宜之曰吾得主婦矣歸二年遭繼祖姑許夫人之喪喪一日而生子遂以哭泣成疾宛轉牀褥間尋止尋作猶哭泣不已越四十日而竟卒卒之日索子置懷中摩拊煦煦者久之已而不言呼之亦不應急視之死矣生弘治庚戌九月二十六日至是十有九歲也子名驥為之銘曰

盧溝之西有連其岡土沃而臧咨淑媛兮其永藏袝於

先姑兮亦孔之傷

孺人張氏墓誌銘

志曰孺人張氏者諱某故家歷城人也父某仕為灤州判官以子某貴封户科給事中母某氏封孺人凡生子一女三而孺人其中女也孺人生六年而聘於劉氏聘十有四年而歸歸三十年而卒卒之日為正德戊辰十一月晦日距其生天順己卯三月某日壽五十而已矣夫曰某弘治壬子舉人今為高邑知縣云知縣父某故

嘗為華縣丞丞禄薄也然乃故清苦而其配姚氏者慈惠善施以是其致仕返也則舍蕭然也方是時孺人以隨其大人公居灤州知縣君則往娶焉禮既成孺人長跪白其大人曰兒歸矣舅姑老垂白在堂實縣朝暮望不歸無以為子與婦也兒歸矣乃卒與知縣君歸事縣丞夫婦自庖酒言笑以上惟恐弗遂其懽心也則奚但有於已者勿自私也居有閒里中人稍益聞之則相告以訓曰劉氏婦可謂善事其舅姑已矣癸丑知縣君有

母之喪甲子有父之喪孺人相之治葬事豊不踰禮不以委娣姊不見齒者六年里中人又嘖嘖嘆曰劉氏婦可謂善居喪矣夫孺人之於其夫也自家食以至於有官也則孰非其相之之力也乃知縣君甫至縣而孺人病矣其來也則舁之至則起起而又病然不半歲而竟不起矣嗚呼是可哀已始孺人之少也灤州公目之曰慧而重必貴也吾又不以輕許人及其見知縣君也則又大奇之曰非是子莫可貴吾女者嗚呼貴矣而不竟

其享也是其可哀也已矣孺人卒之明年已巳其子舉人俊民者自高邑與其妻挈其少妹歸孺人之喪於歷城先事又自狀其母之行事使使如京師來請銘焉予少受學於孺人弟給事之門則孺人之賢聞之素矣而俊民之妻出陳氏實予季姑女予與俊民固兄弟也是惡可以辭爲之銘曰

配也於灤墜也於灤往也輿之輴以還幽幽新宫固其安窀之來歸毋忘於舊山

吳處士墓誌銘

鄒平象胥氏曰孫子景煇者客廣陵主於吳子鎧家吳子鎧有父之喪八閱月猶殯也因象胥氏如歷城謁野史公而請銘焉野史公之於象胥氏者友也不可辭也則問之曰主人之父也其諱云何曰瑾也曰何字曰字廷器又問其職曰以入粟為散官也問其壽曰七十有六問其先焉曰斌也其父也劉也其母也英也其大父禎也其曾大父也問其後焉曰鎧也紳也欽也鎮也銳

也其子也而相也其孫也郭子珍也陳子英也詹子盛
也黄子璋也馬子翔也其五女子者之夫也問其匹焉
曰王也其嫡也子三焉女子三焉楊也其庶也子女四
焉皆少於王所生也問其鄉曰登之蓬萊人也戍於遼
得代歸焉貫於揚其日久其殖衍也其産膴然豐又屹
然固也遂家焉問其衷曰翼翼然也秩秩然也無曠言
問其行曰瞿瞿然也于于然也有長者之風焉問其忌
曰正統戊午十一月二十六日爲生而其卒也則正德

癸酉六月之六日也問其墓焉曰江都之西北大儀之鄉問其葬日則曰猶莫之敢諏也野史公曰古有言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吾於鎧有徵焉處士之喪非其力弗能舉乃越千里而圖不朽焉而象胥氏又能口狀其主之父之生若見也然則鎧也者其魚鹽之雄乎是可銘也銘曰

維魯之頓維陶之朱維烏氏之倮斯巧積居維登之吳壯也執殳老豐厥儲雄於具區度武校驅無乃爾其徒

與

魏邦真墓誌銘

志曰魏邦真者名治邦真字也讀書邵城西黄岡之下人稱之曰西岡魏子癸酉之秋舉鄉試第十六名於是人稱之曰魏舉人云魏子為舉人者六年再試禮部每試人誦其文咸曰是山東佳士也當必取上第無疑顧坎坷不得第卒業太學歸歷城甫四月死矣是為正德戊寅九月十有七日距其生弘治戊申四月十有一日

得年三十有一而已悲哉死之日貧甚無以具棺殮也郡大夫高子洲助焉衛大夫毛文卿助焉邑大夫池文化助焉鄉之人之為學士大夫者助焉下至閭黨親戚有識者助焉越十有一日葬於西岡之原從先兆也魏子之先本燕人曰曾祖顯者樹功文皇朝官濟南衛右所正千戶祖震繼之父安母劉生魏子兄弟五人而魏子居二餘四人者漢澄清浦也妻于氏生一女纔十齡耳野史氏曰予於魏子者之死也而信天道之難忱焉

人言魏子事寡母以孝稱交朋友以義稱弟陷死刑白其寃不可得竟奔走憤欝以死而使之無後天道果可忱哉銘曰

嗟魏子竟止此生孰尸死孰使竟止此嗟魏子

義民鄭君合葬墓誌銘

志曰此墓葬義民鄭君者也鄭君者歴城人墓在城東南二里所蓮渠之北與閔子墓對葢鄭氏此園自處士子英始追鄭君葬五世矣子英生處士可賢可賢生處

士祥祥生處士鐸鐸生鄭君鄭君生正統戊午八月十四日卒弘治巳未七月五日年六十二歲配于氏生正統庚申正月六日卒正德戊寅十一月二十二日年七十九歲泰安王典膳其男郭氏王氏其婦適洛南主簿張希龍其女國子監生大綸黄池驛丞大綱里社學生大紀其孫男桂蘭蘋蘩其孫女重京添驛其曾孫男孚其曾孫女也巳卯二月二十八日典膳君率婦子戢鄭君之墓合以葬焉先事來乞銘邊子邊子曰嗟孝哉子

知典膳矣忍不銘鄭君哉鄭君名璟字廷璧弱冠有長者風見重于翁于翁者于祥也語人曰吾求壻久矣無如鄭氏子賢鄭氏子長者也故于翁女歸鄭君當是時鄭君業衰微矣不敵于翁于翁女顧益敬慎執婦道事祖姑氏劉姑氏昌咸得驩心二姑者語人曰于翁女賢他日生賢子孫昌鄭氏必于翁女也廼後生典膳君典膳君生三日而處士鐸死于號痛絶七日始甦嗚呼豈不賢哉豈不賢哉鄭君既得賢内佐則業日益昌而鄭

君者故又好施與也里中人婚弗娶死弗葬者恒仰鄭
君于又能佐鄭君使施與之使娶使葬無吝容歲凶餓
夫羣然操瓢延頸於門日給粥不厭故里人為之謡曰
吹我者渠東郭之風耶活我者渠東園之翁耶嗚呼即
是可以知鄭君已矣而成化癸巳之歲凶也出粟若干
石以食饑民弘治壬子歲又凶出粟若干石以食饑民
於是監司者颺於朝而天子詔曰其以鄭璟為義民爾
矣冠若服比貴人焉君弗悅語人曰如有復我者則吾

必在海上矣君子曰非鄭君之志也銘曰

東有閔祠嵣如崂如鄭墳在西斧如堂如厥中坎如對峙儼如

湖廣右參議懲軒張夫子合葬墓誌銘

正德己卯秋九月己酉我懲軒夫子卒殯於堂踰年矣辛巳春正月戊寅王夫人卒子延壽以是年夏五月庚申為墓於城西南十里許馬家庄之祖原合以葬焉且葬門人邊貢北向稽首哭而言曰嗟慟哉傷乎此先師

之墓也予小子忍銘之哉又志之哉已而曰何敢不志何敢不銘是先師之命也矧有天民狀乎天民者夫子仲姊之子吏部主事劉君也其事核其語情有足徵焉於是抆涕輟泣掇其梗而志曰夫子也者姓張氏名良弼字曰夢徵其先信都人也高祖思義避元亂居歷城曾祖士謙祖禮世安於隱父進仕為直隸灤州判官封徵仕郎户科給事中母董氏封孺人以夫子也夫子生四歲能背誦五七言詩六歲能書大字七歲通舉子業

十六歲入鄉試場其入試也自持一卷詣御史梁澤請焉而家人未之知也御史見其文語人曰是山東英俊矣後必有聲未冠由灤州入京師受業太史王公敉之門太宰尹公見其文以語從子壻工部主事範曰拙者擇第巧者擇壻是齊諺有之乎主事悟以女妻焉女即王夫人也夫人性婉嫕能以事父母者事其尊章迺尊章之視夫人亦若女然由是夫子得以肆力就學於外名日翹然著矣成化丙午遂舉於鄉弘治癸丑舉於禮

部敬皇帝親策之賜進士出身觀政吏部一日太宰耿公問諫於進士夫子立對累數十百言其大要有三曰上諫補世次者濟民下者要君太宰喜言於宰曰是可以為諫官已矣於是詔以夫子為戶科給事中云當是時也帝憂勤勵精於政重諫官顧見夫子在班行凝重不阿豎眉而髯鬚且黑面而又素習知其名也心奇之恒注目焉未幾敕視光禄寺及諸内藏無容私中涓主之者遥避之聲傳禁中不與他諫官伍即他諫官有章

奏入禁中者未啓封帝輒驚以問曰是張給事疏耶張給事者謂夫子也其為主上憚如此丙辰勑勘廣東獄事至浙江以病歸丁巳病已復起己未夫子有母之喪辛酉父喪哀毁骨巉巉立幾不能生王夫人實左右之以克襄事癸亥喪已復起甲子勑視延綏邊儲有却守臣餽金之事西邊之人至今韙之乙丑陞兵科右給事中連陞禮科左給事中而先帝上賓黨禍興矣丙寅勑視宣府邊儲未反命竟坐黨事免官葢丁卯春三月之

詔也免官者又十年而歲在丁丑以太宰陸公薦起為湖廣布政使司右參議提督太嶽諸山宫觀兼撫襄鄖諸府流民居無何坐與中消者不合致仕以歸歸十有二日耳而卒也距其生天順壬午冬十一月甲寅得年五十有八而已夫人得年少夫子者一歲俱皆未及於下壽也傷哉傷哉是時夫人一子一女女秀適王士臣子即延壽德府長史司典簿以山西按察司副使徐君暹女為妻少一子延慶别出邊氏少女畢别出王氏則

以聘玉田縣丞君永貴之子王宦者也邊生曰易不云乎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張夫子之謂乎方逆瑾扇虐時厥勢盤盤炎炎逢者焦觸者碎矣八黨之擊夫子倡焉竟亦首嬰其禍而道靡以伸也嗚呼傷哉語曰直幹易折方輪難行夫子以之矣晚暮見徵輿病而出何為哉何為哉然進不愛身退有餘樂非內主者之賢其又奚以成玆美也夫子夫人可謂協德者矣敬稽首再拜而為之銘曰

履也者其貞乎恒也者其成乎困也者其亨乎是爲夫子與夫人也嗚呼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槐亭王公墓誌銘

正德丙子冬十一月十有九日槐亭王封君卒於家距其生正統巳未九月十有六日年七十有八矣子金仕至福建按察司使朝覲如京師卒於丹徒葢先封君二十五日而封君未之知也傷哉當是時閩石峯子陳琳齊華泉子邊貢之二人者之與按察友也同仕於梁閩

訃悲焉已而按察君之子守謙將以卒之明年二月舉葬事扶杖如梁城泣而請銘於是陳子謂邊子曰嗟乎按察君之與予二人者友也予與之同仕於齊又同仕於浙按察君與予厚子請銘之請子銘封君若何於是邊子為之志曰王封君者諱相字國柱許昌臨潁人也三世祖忠仕元為行軍斷事斷事生合州知州睿睿生冀判官璽璽生封君封君生十五歲業舉子業即諸老生咸避匿矣無何母李夫人病即棄去舉子業歸事母

夫人而與其配邢安人者治農圃焉圃故有亭封君顧時時登之讀經與史又於亭之四圍徧植槐樹居數年陰容而葉繁人問之曰此吾家故事也問其故笑而不答已而曰夫亭吾亭也槐吾槐也君弟呼我曰槐亭子而已奚以問其故蓋自是封君以槐亭號里中矣里中諸富豪故好鬭也又好相欺詐故多訟封君遇訟者輒以佛氏善惡果報之事恐之訟者輒叩首解去自是諸富豪遇封君輒相指曰息爭佛來矣故里中又號封君

為息爭佛邑大夫聞而訪焉問之曰佛氏報也誠有之乎對曰無夫民愚耳知利害不知是非不如是罔有從已邑大夫退而嘻曰孰謂槐亭子為農圃者哉自是每鄉飲必以正賔禮禮封君固非直為其子之貴也子之貴嘗為工部主事階承德郎乃後封君亦受勑封主事階承德郎又嘗為按察僉事服獬豸服乃後封君亦受誥服獬豸服至榮顯矣然封君往來親友家恒布衣野巾如未封時即遠出恒步行不乘輿若馬所居屋蓬茅

蕭蕭如村舍然予試士過焉而往拜焉蓋親見之也嗚呼大盈若沖大成若缺若槐亭者豈非闇然君子者哉而其子顧若是止也往所謂故事云者信耶非耶按狀封君凡六子邢安人生按察君由按察而下曰玉曰迹曰業曰休曰言五人者為繼室潘安人出按察君之子由守謙而下有守誠守謨者二人曰守訓守讓守誨又三人則諸子子也凡六孫焉乃又有壻若髙霓若趙仲時若劉易而又有曾孫若耕也者翩如班如林如雲如

夫又安知其後不有為三公者也華泉子曰予讀史記之文而有感焉使太史公不生遷斯後世靡有聞已乃予於封君也生以金之狀嘗壽之詩死又以玉之狀為之銘若志固為其狀朴直無虛誇可傳也銘曰

子曰鬼伯胡爾我廹嗟嗟父垂白父曰鬼伯胡爾我廹嗟嗟子行役緊厚者土黄者泉此日何日年何年而相見焉穎城之南塚連連嗟哉此哀終彼天

行狀

先代州府君行狀

曾祖考一誠不仕妣趙氏祖考文質不仕贈奉政大夫應天府治中妣萬氏贈太宜人考寧仕至奉政大夫應天府治中妣王氏封宜人

狀曰邊氏故淮陰人諱朝用府君者我先君高祖也至正之亂徙歷城遂家歷城冒王氏姓者三世矣乃至我大父奉政公而始復邊氏云奉政公配宜人王氏是生先君先君有二弟皆夭死獨先君存又少多疾也故父

母憐愛之然先君性靈異弗以憐愛故有跅弛乃脫乳學記誦即善記誦八九歲即所記誦書諸老生弗如也既長為學官弟子受禮記學時文即善時文學字書即又善書一時為學官弟子者亡不出先君下也然數試乃數不第為學官弟子者凡十六年而當成化丙午是年舉鄉試第九人其後又數會試然乃又數不第顧數試太學四方之舉人試太學者咸推服先君矣為舉人又二十年而當正德丙寅始入選試吏部吏部列置第

一矣乃授山西代州知州為知州州者三年則致仕歸歸
二年所病乃不起是為辛未六月乙未距其生景泰庚
午四月巳卯春秋才六十二也恫乎傷哉往聞之先大
母王宜人言奉政公為舉人時甚拮据矣嘗歷事居京
師逆旅疾九日不知人人或傳其疾至家家中人獨先
大母及先君以事曾大母萬太宜人耳太宜人聞之乃
下堂而啼譆曰天禍予天禍予疾九日不知人即庸知
生死也家貧又亡壯男子即往視是孰可使者乎乃先

君立庭下即應聲曰兒可往請使兒行當是時兩宜人
者易其少且以其為戲也即陽許之明旦先君雞鳴起
長跪白太宜人請治行太宜人乃大慟啼泣曰孺子日
嬉膝下足不造里門然吾聞京師者遠千里也孺子豈
有能耶孺子不能孺子留先君曰夫甘羅生十二為秦
上卿使燕趙下三十餘城兒故不佞與之同齒矣太君
其試兒何遽謂亡能邪夫至親者母與子也子與父也
大人客千里未知死生兒不行是弗子也太君憐念兒

不使兒行是厚於孫而薄子也為弗母皆弗可也請使兒行言已伏地泣於是曾大母大母益又慟乃婦姑相向啼且泣不能已也卒附里人張老者相之行至京師則奉政公業已愈矣夫十有二可謂少也走千里以視父可謂孝也是非其至性然邪乃後先君當卒業太學則奉政公疾也則遂左右奉政公疾不卒業太學當入選則王宜人老矣乃又遂侍王宜人老不入選以故於二親者之終也咸無有遺憾焉然自是遇忌日輙哽咽

盡一日不食飲乃在郡遇美食輒號泣曰天乎奚吾親之弗逮也夫五十而慕孟子曰於舜見之乃先君在郡時幾六十矣是非其至孝耶其始至郡也郡鄉村多豪家恃強横不服役也先君召父老與之言君子野人之分上下之義使布告諸鄉村豪家於是諸鄉村豪家咸來服役自後帖帖矣又視郡中獄多繫囚以問吏吏曰此其人皆頑慢者不以時入賦不可釋釋則亡不携父子入林砦以拒官府先君按其籍則皆亡餘夫者乃榜

其吏曰夫吡以孑然之軀而務菑播即拊且循猶勿有以給也顧胥靡鉗鈦之則猶以朴召犬也愈不幾也乃釋諸縶者囚與之限列使入賦於是諸縶囚以首觸地曰父母父母皆踴躍以歸及限列賦纚纚來入矣是其為治也豈獨事聲色鞭笞者耶先君又不喜逢迎比在郡中謁者來廷掾曰故事中謁者來太守郊迎出百里蒲伏拜負弩矢前驅至則以千金壽始免辱也先君曰吾民窮國賦不能入奈何有千金也寧辱我亡苦我民

卒不與中謁者金又值御史行縣邑時中官瑾肆侵牟矣御史者故秦人而又其肺腑也乃先君庭謁屏人語降色求賄金焉先君腹非之為禮不敬又不與御史金卒以是忤御史坐謬劾免官歸及御史以賄敗諸免官者咸上書復其官乃先君不欲復其官倦馳騖矣乃日共具召族人故舊賓客飲酒賦詠相娛樂醉則齁齁睡矣醒即輒又飲飲又輒醉如是者以為常不更問家事也此其度可與委瑣刺促者道邪然予又聞郡大夫舉

鄉飲將以上賔禮致先君人或誚讓之曰夫鄉飲者所以章賢也此其人以劾免柰何其賢之郡大夫曰嘻是乃邊公所以為賢者也夫逆璫擅權厥聲焱騰山摧雷激火烈以恐喝宇内郡國之吏之不戰讋者或寡矣是孰敢攖之也然邊公既忤中謁者又忤御史以蹈不測夫豈不自愛邪是乃邊公所以為賢者也於是卒以上賔禮致先君而先君一再往焉葢自是病食先君脩美有容儀善口辯能汲人之善顧乃好面折人人面折之

輙亦善受也故亡不憚慕焉又伉爽喜自負也不為蓄縮態即恐家以緩急赴輙亡避患害趨之即死不留恐過其門亡不臨況也故鄉人頌焉故嘗居喪祭矣善執文公禮沒其身亡或渝乃鄉人皆化之亦執文公禮又嘗歸吾妹於王氏不論財乃鄉人又皆化之亦嫁女不論財即有論財者亡不愧弗執禮者咸惴惴焉恐先君之知也故時人為之語曰寧受縣官捶毋為老生鄙蓋指先君矣先君名節字時中别號介菴嘗自謂曰吾慕

蘇子卿之為人幸他日舉進士必以漢卿易吾字於戲悲夫乃卒不獲信其志也然亦可以覿先君已矣先君配吾母董孺人白首亡媵妾乃孺人温靜篤僾亦敬事先君也故相待若賔焉孺人以弘治戊午不肖孤為博士封孺人故先君稱之必曰董孺人矣凡育子若女得三人焉女子一名劉既嫁而寡尋又死惟予二子在乃先君卒時不肖孤挈胡氏婦守荊州不及見見之者仲子賦與其妻趙氏在側也又所生孫男女皆殤折靡有

存也此其寘漠者魂魄私恨寧有窮已邪不肖孤曰邊氏之先世有厚積焉然至我奉政公而始發之若作堂室奉政公其累基者也而構於予先君承之者予二子也荀卿有言譬之若山木枝葉必類本孤不肖敢不俛焉夫先君行業可誦說施於後世者豈若是已也予愳其近夫叟故弗詳焉謹述其槩者著之於篇以附於學士大夫以求論譔其先君之名因不沒矣夫予欲覽者之彷彿也故亡敢諱焉又甚荒迷也故弗脩焉伏莫裁

擇之畧其言讀之以意則甚幸矣惟執事圖焉胡氏婦陜西按察司副使經女封孺人趙氏婦陜西按察司僉事璧女女適王氏子庭彦先君同榜舉人昌齡子爲濟南府學生貢又先娶柴氏處士鳳女卒贈孺人

先夫人董氏行狀

正德丁丑後十二月壬申先夫人棄代於汴不肖孤劊且眩不勝喪幾殆者數矣越明年春二月始獲奉夫人喪歸濟南祔於先代州府君之墓於是覽涕茹哀序次

其世行甪㽞太史公門以銘請曰先夫人者諱金歴城董家女也父曰傑仕為永濟驛驛丞以義氣豪里中里中人咸尊敬之不敢名號曰董公董公與先公治中交甚驩也又甚愛先府君故許婚焉蓋是時府君才三四歳即頭角嶄然露矣一日先公大置酒會客府君戲立近董公董公即自抱府君坐膝上曰呼我舅府君應聲連呼曰舅舅又教曰我呼爾為甥爾應之府君又連聲應之曰唯唯每呼若應董公顧先公輙大笑滿坐皆笑

如是者三於是坐客盡起舉酒賀兩公曰天定矣乃遂結兩公衫之襟劌以佩刀矢之曰今而後有不同心者有如此襟於是坐客大笑舉酒復賀兩公盡醉乃罷散去夫人之母趙夫人聞之怒董公曰嚄而女多老不售耶何自妄許與人董公笑曰是非爾所知也吾言豈醉而可食者哉乃卒許先府君以歸夫人夫人歸府君年十七耳曾大母萬太君與大母王宜人無弗愛夫人者也始廟見先公亡數百金求之不得太君曰得新婦賢

奚翅千金乃遂名夫人曰金當是時也太君老喪明矣性峻急善怒即盥沐飲啜皆須人扶舁之即他婦扶舁之弗喜也必以夫人至如烹調事出夫人手者太君必喜且多食曰是可吾口是可吾口即他婦烹調之紿出夫人手太君必厲聲曰吾無舌與鼻邪不擲即大罵矣其得祖姑意如此乃後先公病以及王宜人病夫人猶洞洞焉日事烹調飲啜盥沐一如奉萬太君弗敢以他人代也故先府君敬重焉然所以事府君者則曷有異

於舅姑者也獨𢖍跪且拜耳非其婉嫕篤慤出於天性者能若是耶初王宜人生府君止一子已又取其弟之子城自子之夫人呼城曰吾叔也又為之娶婦夫人呼其婦曰吾娣也同居十五年無誶言及先公卒府君未仕家計中衰矣城求去有私畜數百金或以㗤夫人可發之夫人曰金可去吾姑之心不可傷也嗚呼夫人葢嫁三小姑焉不惜財人謂夫人愛小姑不惜財由城之事觀之可以識已然夫人性固儉也雖中帬厠牏無不

經六七澣者雖數澣破碎不可服亦不棄至如文綺夫人弗尚也往受孺人封有命服矣拜恩即封閉不再服有吉慶事不肖孤請服之夫人笑曰孺人卑七品耳俟爾大封我乃服之嗚呼豈誠然哉乃後府君為知州例進宜人不肖孤有今官例進恭人皆不及封而夫人卒矣顧言猶在耳也痛乎天哉不肖孤曰夫人之卒也葢傷心焉先府君屬纊時吾弟顒然壯夫也遺言曰我未有孫焉以為恨乃府君葬一年而吾弟死矣夫人思之

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及來汴言及之泣忌日泣歲日壽觴上泣凡泣必曰昔爾父之仕也痛不令爾大父母見之以為恨然爾大母猶見爾舉進士又見爾弟由今觀之吾逺不逮吾姑矣言已即又啜啜泣數行下嗚呼豈不傷哉蓋未幾而夫人病矣夫人病謂不肖孤曰吾夜者夢後庭榴始華頃之垂巨實如盎我往將摘焉爾父在側亟名我兹吉乎凶耶今爾妾幸有身而吾病吾恐不及見爾子也是天乎是天乎蓋自是憒矣既憒氣上

出如炊甑不絶又殷殷如百里外靐踰日始甦既甦猶瞪目顧不肖孤曰天乎天乎吾邊氏老寡婦也何戀於世顧念爾無羽翼吾無以下報爾父及爾大父母於九原耳已又執不肖孤手呼曰天天一子者良苦矣已又連呼曰苦苦遂不復言踰四日乃卒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夫人卒七十有七日不肖孤乃生子告之柩前命曰羽志夫人之命也然夫人已弗省矣嗚呼可痛已矣夫人生景泰癸酉正月乙亥少府君三歳其卒之年

年六十有五也傷哉

華泉集卷十二

未嘗不泣下沾襟也及來汴言及之泣忌日泣歲日壽觴上泣凡泣必曰昔爾父之仕也痛不令爾大父母見之以為恨然爾大母猶見爾舉進士又見爾弟由今觀之吾遠不逮吾姑矣言已即又啜啜泣數行下嗚呼豈不傷哉蓋未幾而夫人病矣夫人病謂不肖孤曰吾夜者夢後庭榴始華頃之垂巨實如盎我往將摘焉爾父在側亟名我茲吉乎凶耶今爾妾幸有身而吾病吾恐不及見爾子也是天乎是天乎蓋自是憒矣既憒氣上

出如炊甑不絕又殷殷如百里外靐踰日始甦既甦猶瞪目顧不肖孤曰天乎天乎吾邊氏老寡婦也何戀於世顧念爾無羽翼吾無以下報爾父及爾大父母於九原耳已又執不肖孤手呼曰天天一子者良苦矣已又連呼曰苦苦遂不復言踰四日乃卒嗚呼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夫人卒七十有七日不肖孤乃生子告之柩前命曰羽志夫人之命也然夫人已弗省矣嗚呼可痛已矣夫人生景泰癸酉正月乙亥少府君三歲其卒之年

年六十有五也傷哉

華泉集卷十二